

张中行作品系列

负暄续话

张中行



中华书局

张中行作品系列

负喧续话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负暄续话/张中行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1
(张中行作品系列)

ISBN 978-7-101-08325-5

I. 负… II. 张…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7885 号

-
- | | |
|-------|---|
| 书 名 | 负暄续话 |
| 著 者 | 张中行 |
| 丛 书 名 | 张中行作品系列 |
| 责任编辑 | 聂丽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3}{4}$ 插页 8 字数 22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8325-5 |
| 定 价 | 42.00 元 |
-

出版说明

张中行先生著作“负暄”三种，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及《负暄三话》。书以“负暄”名之，取“晒太阳闲话”之意。

《负暄琐话》作于 80 年代前期，所记多为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旧人旧事以及发生在作者身边的趣闻轶事，其中不乏对当年学界风云人物种种风范的记录。1986 年出版。

1988 年秋日起，作者又将陆续写就的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集为《负暄续话》，于 1990 年出版。

其后，此类文积稿渐多，集为《负暄三话》，与《琐话》、《续话》相类。于 1994 年出版。

三书面世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誉为“当代的《世说新语》”。

此次重版，秉持小而精、易于收藏的原则，改进了书籍的

开本和装帧方式；为保持作品原貌，仅改正原版的个别排校错误。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1月

读《负暄续话》（启功）

张中行先生比我长三岁，在科举制度时，相差一科，在学校制度中，相差一届。他的学问修养，文章识见，都不折不扣地是我的一位前辈。我们相识已逾四十年，可以算是一位极熟的神交。一般说，神交二字多是指尚无交往而闻名相慕的人，我对张老何以忽然用上这两个字？其理不难说明：住得距离远，工作各自忙。张老笔不停挥地撰稿，我也笔不停挥地写应酬字。他的文章出来，我必废寝忘食地读，读到一部分时就忍不住写信去喝采或抬杠。他的著作又常强迫我用胡说八道的话来作“序”，说良心话，我真不知从何写起。“口门太窄”，如何吐得出他这辆“大白牛车”？但是翻读这部《续话》稿本未完，就忍不住要写信去喝采、去抬杠。罢了。就把一些要写信的话写在这里，算作初步读过部分原稿的“读后感”。还得加个说明，为什么用“感”字而不用“记”字，因为

“记”必须是扎扎实实地记录所读的心得体会；“感”就不同了，由此的感受，及彼的感发，都可包容。也就是有“开小差”的退路而已。

张先生这部《续话》中有一篇记他令祖的文章，题为《祖父张伦》。文中开头即说世间有两种人，一是哲人，一是痴人。哲人如孔子，痴人如项羽。其论点如何，我这里不想阐发，所要引的，即因我对张老总想用“徽号”般的词来概括他，又总想不出恰当的字眼；现在得到了，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哲人最明显，从我肤浅的理解中，作武断的分析：他博学，兼通古今中外的学识；他达观，议论透辟而超脱，处世“为而弗有”；他文笔轻松，没有不易表达思想的语言；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他的杂文中，常见有不屑一谈的地方或不傻装糊涂的地方，可算以上诸端升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哲人的极高境界。

至于说他也是痴人，理由是他是一位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在学校教书，当然是教育工作者，他后来大部分时间做教育出版工作，我读过他主持编选注释的《文言文选读》，还读过他的巨著《文言和白话》，书中都是苦口婆心地为学习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人解决问题、引导门径。那部选注本，从每个词的解释，到每个字的规范写法，以至每个

标点的使用，可以说都是一丝不苟的。第一册刚出版，他手持一本送给我，一句自谈甘苦或自表谦逊的话都没说，回忆仿佛只说是大家的辛劳而已。我也曾参加过这类选注本的工作，出版后送人时就不是这种态度，对照起来，我只有自惭，想把书中所列我的名字挖掉。

再说一本题为《文言和白话》的巨著，这真可谓马蜂窝，一捅便群蜂乱飞，是个总也捅不清的问题。而张老却抱着大智大悲的本愿，不怕被螫，平心静气，从略到详，还把有关弄懂文言文的种种常识性问题一一传授。张老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而这本书的文风却极似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前辈叶圣陶、吕叔湘诸先生的著作，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还有在解放前后许多年中，张先生曾主编过有关佛学的期刊，不难想象，在那个时候，这种内容的刊物，撰稿人和读者是如何稀少，而张先生却不惜独自奔走约稿，甚至自己化名写稿，以救急补充空白。据我所知，张先生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他又为什么这样甘之如饴呢？恐怕除了从传播知识的愿望出发之外，没法有别的解释。

他去年还写了一本《禅外说禅》，顾名思义，既在禅外，必然是持着旁观态度。虽未必全是从唯物论角度来作批判，至少也会是拿那些不着边际的机锋语来作笑料或谈助，谁知却

有不尽然的。他在稿中仍是源源本本介绍宗门和教派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些是老禅和子也未必都知都懂的，而书中则严肃地、不涉玄虚地加以介绍。不涉玄虚恐怕就是“禅外”二字所由命名的吧？

从以上各点看，他的著作总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的。如果说有一种信念或说一种特别宗教的话，就可说他是“教育教”的虔诚信徒。这样虔诚，我无以形容，只可用张先生所提出的那个“痴”字来恭维他，此外别无他法。

现在该回到《续话》的本身上来了。张老在《琐话》中，对温源宁先生的学识文章都表示过赞扬，最近他亲自送来《续话》稿本，命我作“序”，同时手持一册题名《一知半解》的小册，即是《琐话》中提到的温氏那本作品。原本是用英文写的，《琐话》援引时是张老自己译的一段。现在这本是由南星先生把全书译成汉文，前有张老的序言。我一口气地读完全书十七篇，感觉到难怪张老那么欣赏这本书，除了原本英文的优点我不知道外，作者那种敏锐的观察，轻松的刻画，冷隽的措词，都和张老的散文有针芥之契。

我曾对观察文学艺术作品设过一种比喻，要如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现在还要加上两句，即是在一定空间里看他的神情，在一定时间里看他的行为。我觉得温先生这本书，写他所见的人物，可以说具备高度水平，而

在我这个初学的读者，仍有一项先天不足处。温氏书中所写人物，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作者既没有交代，译者当然也无法一一注明。书中的人物虽然个个写得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但是捉来的这位鬼魂，竟使阎王爷也需要请判官查账。

张先生《琐话》、《续话》这两部书当然也具有那种勾魂摄魄之功，更重要的还有不屑一写的部分和不傻装糊涂的部分。这两部分是温氏所不具备的，因为这是哲人笔下才会出现的。或问：你有什么例子？回答是：孺悲要见孔子，孔子托词有病不见他，传话的刚出房门，孔子就取瑟而歌，让孺悲知道，这是不愿跟讨厌的人费话，岂不即是不屑一说吗？又子贡方（谤）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不谤人是道德问题，而孔子以没时间来表示不愿谤人，多么幽默，也就是多么不傻装糊涂！

张老的《琐话》和《续话》里又有另一个特点不同于温氏的，就是写某人某事，必都交代清楚，使读者不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憾，这仍是“教育教”信徒的职业病，是哲人写书时流露出的痴人性格。为冷隽而冷隽，或纯冷无热的，当然可算纯哲人，而张先生却忍不住全冷、冰冷，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其实他的冷，也是被逼成的。所以纯俏皮的文章，是为俏皮而俏皮；冷中见热或热中见冷的文章，可以

说是忍俊不禁。

有人看我写到这里向我说：照你所说的这位张先生可谓既哲又痴的完人了。我说不然，他实是痴多哲少，因为他还是一笔一划地写出了若干万字的著作！

“读后感”写到这里，还要加一句声明：这是读完稿子之后写出的，理应放在卷末，但我又无排版权，被放在何处，我是无法做主的，只有向我和作者共同敬爱的读者说：“我没敢作序！”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

目 录

读《负暄续话》（启功）	1
一 辜鸿铭	1
二 张庆桐	16
三 梁漱溟	26
四 张东荪	33
五 叶圣陶	38
六 俞平伯	46
七 孙楷第	58
八 赵荫棠	66
九 两位美学家	71
一〇 再谈苦雨斋并序	78
一一 诗人南星	102
一二 李朝瑞	111

一三	张寿曾	116
一四	祖父张伦	121
一五	杨舅爷	127
一六	怪物老爷	133
一七	汪大娘	140
一八	柳如是	146
一九	顾二娘	154
二〇	北大图书馆	163
二一	府院留痕	169
二二	我的琉璃厂今昔	175
二三	隆福寺	182
二四	农事试验场	188
二五	药王庙	193
二六	起火老店	201
二七	由太湖石说起	207
二八	彗星	213
二九	风雨	219
三〇	物价	224
三一	老字号	231
三二	直言	238

三三	关于贤妻	245
三四	食无求饱	252
三五	挟车驴背	260
三六	集句	267
三七	记忆	277
三八	机遇	284
三九	身后名	293
四〇	自嘲	300
四一	自祭文之类	309
四二	献丑	319
四三	脸谱	325
四四	真龙假龙	331
四五	代笔	336
四六	挥泪对藏书	343
四七	一本译著的失而复得	349
四八	前见古人	358
四九	闲话古今	366
五〇	难得糊涂	377
五一	由吴起起的东拉西扯	387
五二	安苦为道	394

五三 梦的杂想	400
五四 蓬山远近	406
五五 无题	413
后记	421

一 辜鸿铭

少半由于余生也晚，多半由于余来也晚，辜鸿铭虽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却没见过他。吴伯箫来北京比我早，上师范大学，却见过辜鸿铭。那是听他讲演。上台讲的两个人。先是辜鸿铭，题目是 Chinaman，用英文讲。后是顾维钧，上台说：“辜老先生讲中国人，用英文；我不讲中国人，用中文。”这是我们在凤阳干校，一同掏粪积肥，身忙心闲，扯旧事时候告诉我的。我没见过，还想写，是因为，一，有些见面之外的因缘；二，他是有名的怪人，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原因之一是物以稀为贵，之二是，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我们常人怎么能不刮目相看呢？

辜鸿铭(1857—1930)，名汤生，推想是用《大学》“汤之盘铭”语，取字鸿铭，一直以字行，别号有慵人，还有汉滨读易

者，晚年署读易老人。籍贯有些乱，追根，粗是福建或闽南；细就所传不同，有说同安的，有说厦门的，还有说晋江的。不追根就没有问题，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那儿的华侨。一说母亲是西方人。十岁左右随英国布朗夫妇到英国，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意、奥等国。肚子里装了不少西方的书和知识。更出色的是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几种语文，尤其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点头称叹，以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加来尔、阿诺德等。获得十几个学位，其中一个本土的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也许就是因此而入了《清史稿》。二十几岁回国，巧遇著《马氏文通》的马建忠，得闻东方的书和知识，如所传禅宗六祖慧能之得闻《金刚经》，以为无上妙义尽在其中，于是改读中国旧籍。很快心就降服了，并由内而外，形貌也随着变，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双梁鞋，张口子曰、诗云，间或也流利地 Yes, No, 好辩，好骂人，成为十足的怪物。受到张之洞的器重，二十年，先在两广总督署，后在湖广总督署，都入幕府为幕僚。清末到外务部任职，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清朝退位，政体改为共和，他衣冠不异昔时，表示效忠清室，尤其皇帝。也许以为入国学充四门博士之类不算变节吧，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他接受了。这，至少由他看，是割鸡用牛